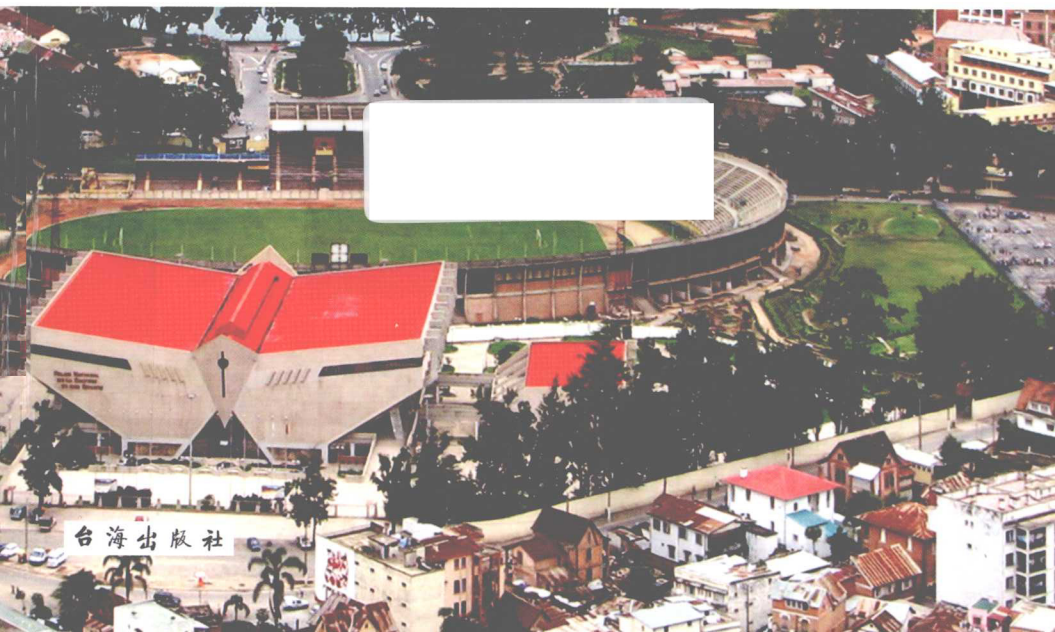


刘祖昂……著

如果你身无分文、
一贫如洗又不甘心忍受现状，
那么你可以去非洲，
因为那里的机会足以使你变成百万富翁；
如果你的体力和脑力不够健壮和发达，
那么你绝不应该去非洲，
因为那里就是你的墓地。
一只健壮的骆驼，
无论它如何耐旱，
如何具有顽强的生命的适应性，
放在马群里也不会被选中，
因为以选马的标准，
它被认定就是驼背。

回非洲

一个齐齐哈尔人在马达加斯加



一个齐齐哈尔人在马达加斯加



回非洲

刘祖昂……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闯非洲：一个齐齐哈尔人在马达加斯加 / 刘祖昂著 .

—北京：台海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168-0632-6

I. ① 闯… II. ① 刘… III.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3521 号

闯非洲：一个齐齐哈尔人在马达加斯加

著 者：刘祖昂

责任编辑：戴 晨

装帧设计：黎花莉

版式设计：刘赵军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邮政编码：100021

电 话：010 - 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010 - 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127 千字

印 张：5.75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0632-6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hinese
·
in
·
Madagascar

第一章·初来乍到

日落的时候，经过湖边，渐斜的夕阳为这满树的蓝花楹抹上一袭红晕，使人更加形象地理解这就是相距两地恋人中的女方，在思念她的心上人，在为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而默默地祈祷流泪。

启程 // 003

毛里求斯之夜 // 008

机场风波 // 013

马达加斯加的中国商店 // 016

马岛初体验 // 024

第二章·从头学起

中国人的经营观念和思维做出的决定是，既达成交易又使客户很满意，以卖个人情，因为即使你不卖也会有别的中国人卖，不通融的结果是得不偿失，所以客观上也让当地人养成了到中国店买东西讲价的习惯。

开始新的生活 // 033

店中一日 // 035



初遇阿文 // 041

阿风回国 // 045

帮阿文搬家 // 049

忙碌的一天 // 054

第三章·迎难而上

对于孙海笛来说，明天是多么重大的一天啊，因为从这一天开始，自己就能以巨龙铝合金门窗厂销售负责人的身份正式开始工作了，而不再是一艘在大海中迷失方向到处乱闯的小船……

突生变数 // 063

狡猾的 Feifei // 068

马岛的语言学校 // 073

新厂遭举报 // 075

与死神擦肩而过 // 080

第四章·九死一生

几乎在停车的一瞬间，一伙荷枪实弹的歹徒不知从哪里聚拢过来，将他们的车团团围住。歹徒砸碎驾驶座的车门玻璃，用枪顶着阿风，大声质问车内人员的身份来历及政治立场。

新的住所 // 087

拼死取货 // 090

遭遇抢劫 // 093

大学时代 // 100

初恋 // 104

目 录



第五章 · 一个人看家

也不知道是这个蒙面歹徒继续攻击大脑起的作用，还是身体经过短暂的休息重振雄风，反正孙海笛感觉不到疼痛，只是眼镜片被流出的血遮挡得模模糊糊。

屋漏偏逢连夜雨 // 109

再次搬家 // 113

夜半惊魂 // 116

情书 // 118

“失踪”的 Yaza // 123

惨遭偷袭 // 126

洗劫财物 // 131

化险为夷 // 134

断臂的阿健 // 138

第六章 · 重新出发

所有的挫折和苦难，都是通往成熟的阶梯。孙海笛告诉自己：不论发生了什么，生活总要继续，只有让自己更强大，才能不惧暴风雨，才能在异国他乡闯出一片天地。

染上艾滋病？ // 143

“摘星”的故事 // 145

爱狗之死的启示 // 156

防范打劫的方法 // 159

憧憬爱情 // 160

沉船之殇 // 165

无辜受难 // 171

后记 // 175



第一章·初来乍到

日落的时候，经过湖边，渐斜的夕阳为这满树的蓝花楹抹上一袭红晕，使人更加形象地理解这就是相距两地恋人中的女方，在思念她的心上人，在为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而默默地祈祷流泪。

Chinese
·
in
·
Madagascar





启程

飞机在香港机场缓缓启动了，坐在经济舱第一次离开家门跑到非洲这么远的地方，孙海笛心情很复杂，有兴奋，有失落，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对自己美好生活的规划。

一个急加速，飞机升上了天空，前排座椅后的显示屏不断变化着数字：高度、温度、时间，随着英制和公制的显示，飞机进入了平流层，孙海笛的心总算暂时落了下来。以前听说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耳朵会因压力差而疼痛，需要做些鼓气和嚼口香糖之类的动作，这次看来很顺利，耳朵没什么反应。

他打开座椅后的口袋，拿出杂志看了起来，还好大学时很努力地学习英文，为了考“托”考“寄”没少背单词，所以配合情景基本能看懂。看到杂志上介绍的国外美景和时尚用品，孙海笛觉得自己的眼界开阔了许多，又增长了不少知识。

两位身材高挑苗条的空姐每人推着一辆饮食车开始发放食品。



毛里求斯曾经先后被英国和法国作为殖民地，所以毛航的服务采用英文和法文。“Chicken or fish, sir?” “Chicken Officer?”（鸡长官？）停顿了一下，正在读杂志的孙海笛马上反应过来，是空姐在问要吃鸡肉套餐还是鱼肉套餐，“Fish, thank you”。

头一次看到这么丰盛的西餐，而且还有一小碗（其实就几块）水果，孙海笛更兴奋了。一路跑了这么远也真饿了，所以该好好吃一顿。环顾一下左右，也都是各顾各的。毕竟经济舱座位之间的空隙就那么大，除身边的人外，想看清楚其他人在怎样吃东西都难。

不管那么多了，先打开有铝膜覆盖的鱼肉套餐，味道还可以，拿起勺子搅拌着就吃起来。棕黄色的浓汤汁浇在米饭上，散发着咖喱的气味，比学校里的稀粥泡馒头好吃多了。几下就光了，盖上铝膜放在一旁。拿过叉子叉了块黄乎乎的东西，应该是什么瓜类。拿过菜单对照一下，“Papaya”，是木瓜。以前在上大学时，曾经学到过这种水果的单词，但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这是头一次吃到，好甜啊！对于生活在黑龙江的人们来说，在那个年代，能吃到这般奢侈水果的绝非一般人。此时的孙海笛感觉自己比市长还牛，飘飘然起来，觉得即使是市长也未必吃过这般色香味美的水果。

舌头还在舔食着塑料碗里的果汁，手里的餐刀已经把一块精致的蛋糕切成两半，又一块放到嘴里，好甜，好香，这恐怕是孙海笛从小长这么大吃过最好的一块蛋糕了。转瞬间餐盘里只剩下一块黄油和三小袋调料（盐、蔗糖、胡椒），还有吃剩的一片狼藉和一大张叠了三折的精美的餐巾纸。孙海笛环顾了一下左右，然



后以最快的速度把黄油和调料放在餐巾纸里包起来，放进了前排座椅的后背袋里，准备有机会再放进随身带的背包里。

空姐撤走了餐桌上的东西，并关闭了过道上的白炽灯，显然是该乘客进入休息时间了。此时机舱内渐渐安静下来，除了发动机的工作声，基本没有其他干扰。孙海笛打开小毯子盖在胸前，把头后仰着靠在座椅上，不知不觉很快睡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还在美梦中的孙海笛突然被飞机遇到的气流颠簸惊醒。没想到自由落体的感觉是这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虽然只有短暂的几秒钟，但足可以使一个人领略从生到死，又由死回生的人生过程。

飞机恢复平稳并不是结束，只有心脏不再剧烈跳动、神经系统恢复正常才算正式结束。第一次过去了，第二次挺过去了，第三次扛过去了，会不会有第四次、第五次呢？孙海笛的心再也平静不下去了，感觉始终在悬着。广播一次次提醒乘客飞机遇到气流，请系好安全带，坐在座位上。

虽然只有不到 10 分钟的时间，但对头次经历的孙海笛来讲仿佛过了很久，平静下来后看看旁边的人，仿佛也是一脸痛苦的表情。机舱内很静，好像每个人都在闭目养神，调整自己的状态。

突然，一股强烈的呕吐生理反应从胃瞬间传到了咽喉，干呕了一下没吐出来，但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飞机内比较凉，几乎虚脱过去了。渐渐的，孙海笛身体恢复了一些，但胃变得越来越喧闹起来，不时就有一股暖流从胃里传出来。为了遏制这种反应，孙海笛先用右手掐左手拇指和食指间的穴位，后又用手在自己的



胸前向下抚推，试图缓解这种反应。同时还在思想上分散注意力，想些美好的事物，为自己编造童话梦幻故事，其目的与吸食鸦片的重要功能之一相同：缓解疼痛。

似乎上述行动起了些作用，反应减弱了些。看了下显示屏，计算了一下，还有3个多小时到路易港（毛里求斯机场），心里盘算着如何把3个多小时的时间分成秒来计算，并以数数的方式来熬过这艰难的历程。“1，2，3，4，5……”孙海笛在心里默默数着，仿佛数字的尽头就是自己完成囚期重获自由的开始。不知道数到多少，便昏昏进入睡眠。

“Excuse me, sir.”伴随着胳膊被轻轻触拍，孙海笛猛然间清醒过来，是同排里面的一位亚裔想出去上卫生间。孙海笛用手扶着一侧的扶手站了起来，让其横身钻了出来。再次坐定后，他又本能地看了看显示屏上的数字，一股焦急的情绪油然而生，还有2个小时24分钟。

此时的舱内所有灯都亮着，发放食品的空姐还有4、5排就到面前了。孙海笛用右手习惯性地在自己胸前向下抚推了两下，感觉刚才那股特别难受的劲儿似乎过去了，便慢慢挺起身子，打开前排座椅后面的托板，等待着发放的食品。

为了缓解嘴里苦涩的味道，这次要了杯可乐，抿上一口，这才感觉清醒了一点。伴随着二氧化碳的浮升，“嘎儿……”一个长声，仿佛一个被堵死了的下水道中的淤塞物在高过压力差临界点的那一刹那被冲散，水又恢复畅通一样，别提有多爽了。既然胃口又开了，就再吃点吧！于是孙海笛拿过叉子，吃了点青菜，然



后漱了漱口，把小桌归拢了一下，等待空姐待会过来收拾。

时间过得真慢，闭眼睁眼，睁眼闭眼，不知道多少回合后，空姐还是没有过来收拾。看着小盘里精致的蛋糕，孙海笛的内心激烈地斗争着：从小长这么大除了刚才吃的那一次，真的没有机会吃到这么好的蛋糕，不吃太可惜了。但如果吃了胃还像刚才那样，可太难受了。伴随着这种痛苦的抉择，孙海笛试探性地舔了一点奶油，“哇，实在是太香了。”像猪八戒抵不过人参果对其的诱惑一样，孙海笛终于咽了一小块，防线崩溃了，而这种崩溃犹如大坝决口一样，只要开了一个小口就再也堵不住了。舌头沿嘴唇顺时针转了一周，清理完蛋糕的最后残留，再漱了漱口，等待着餐具被收起。“1，2，3，4，5……”这种古老的熬时的方式再次被采用。

看着显示屏上的数字，知道飞机已经开始下降了，有时略微有些颤动，但不明显。突然，一侧的机翼在倾斜下摆时遇到气流，飞机颠簸了一下，孙海笛的心脏感到了再一次冲击，酸水已经返到了嘴里，差点吐了出来。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来不及后悔多吃的那块蛋糕，就抽出纸袋对准嘴部，通过呼吸来调整，使之不至于吐出来。随着飞机的下降，这种痛苦越来越强烈。

终于，孙海笛站起来，用尽余力冲进卫生间，右手扶着侧壁，用左手抠自己的嗓子眼，希望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缓解疼痛。可几次之后除吐了点酸水外，仍然无法达到目的。伴随着胃的几次痉挛，孙海笛的双腿越来越软，勉强支撑着身体。但在接下来的一次痉挛中，双腿再也支撑不住了，他瘫软地跪在地板上，手扶着马桶边，嘴对着马桶口，心脏沉重地跳着，喘着粗气。此时



由于飞机下降所带来的空气压力差，孙海笛感觉耳朵里有一种痒痒的疼痛，大脑嗡嗡作响。片刻之后恢复了些，胃的反应也不那么强烈了，孙海笛扶着墙壁站起身来，用尽了所有力气坐回到座位上。

回到座位后感觉又严重了，大概因为刚才站着，使胃部舒畅，有利于消化，而现在又窝起身体，还有安全带勒着，所以使胃痛加剧了。孙海笛努力调节着自己，用尽一切可能放松的方法，勉强维持着。左手一直放在大腿上，胃越难受就越用力掐自己腿上的肉，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借肉体上的疼痛来缓解精神上的疼痛。与此同时，耳膜所受的那种刺痒的疼痛，感觉随时都有可能将耳膜击穿。这让他突然深刻体会到了“隔靴搔痒”这四个字的含义。时间一秒秒过去，但为什么那么慢？距离到达时间还有 20 多分钟，孙海笛恨不得有个人立刻把他打昏过去，等飞机落地再叫醒他。

“砰——”，随着飞机着地的碰撞声，飞机里的物品也发出了抖动的声响，但很快飞机便平稳地从跑道开到了停机位。孙海笛的心总算落地了，胃痛减轻很多，但耳朵仍然感觉怪怪的，不大能听清周围的声音。

毛里求斯之夜

孙海笛头重脚轻地拎着个小背包，随着人流经过公务舱、头等舱下了飞机。看了下手表，北京时间已经凌晨 1 点多了，正是



人体一天中最疲劳的时刻。当地时间晚上9点多，与中国有4个小时时差。

由于从毛里求斯到马达加斯加的飞机是当地时间第二天早晨8点多起飞，所以航空公司安排这些转机乘客出境，在毛度过一个晚上。

在毛海关的出境处，有几个窗口，本地人比较顺利地一会儿就都走光了，但对于这些没有第三国绿卡，又要办理在毛落地签的中国大陆居民来说，行进速度极其缓慢，可能在语言沟通上也有些障碍，有几个中国人被卡在窗口很长时间才被放行。孙海笛也不例外，被问了好几个问题，耳朵还没完全恢复听力，连比画带讲，费了很大劲。可能是滞留时间太长了，其他的关口也对这些持中国护照的大陆人开放了，这才加快了进程。

过了窗口下一楼，来到行李处，确认好行李，这才出了机场大楼。在停车场，上了酒店的接送面包车，这是最后一辆，其他的客人早就被接走了。但司机一直等到确认名单上所有客人都到齐了，才开动孙海笛他们十几个中国人所乘的车子，在高速路上奔驰。

毛里求斯的交通是靠左侧行驶，路面平坦而且有地影灯，这一切使得孙海笛感到是那么的新奇，那么的先进。呼吸着窗外新鲜的海边空气，乘飞机时难受的感觉基本上已经缓解了，他看着毛里求斯美丽的夜景，心里盘算着车会把自己带到什么样的地方。

大致40多分钟后，面包车在海边的一个酒店门口停下来。这种非洲热带海边的酒店比较有特色，建筑物不是很高，一般就两三层，结构以木制为主，一切都以天然古朴为基调。对那些在拥



挤的都市里生活惯了的人来说，这里就是天堂。难怪有那么多欧洲人来度假。

由于来晚了，房间基本都被占用了，孙海笛和另外三个人被分配到一个房间。就一张双人床、两把椅子。四个人放下行李，简单寒暄了几句之后，就依次脱衣去冲凉，毕竟一路过来大家都显得很疲惫。三人中有两个年轻人，学生，搞不清是 ABC、CBC 还是什么其他 BC，是在加拿大留学过来度假的，在加拿大读汽车机械专业，年龄与孙海笛相仿，所以聊得也比较投机。剩下的是一位面善年长的商人，50 多岁的样子，讲着一口地道的湖北家乡话，想听明白他说什么还真很费劲。

一个较瘦的学生先进卫生间冲凉，孙海笛坐在床的右侧床角，变换着电视频道，并与剩下的那个较胖的学生交流着。那个胖学生在地上边收拾东西边随意地瞟着电视，这个时间也就剩两三个频道了，也没什么让他们感兴趣的节目。索性关了电视机在一旁聊天，其实是在等着去冲凉。

毕竟是男生，所以冲凉比较快，不到 10 分钟第一个人就出来了，这一洗也精神了许多，用毛巾吸掉身上的水珠，呼唤着下一个人。年长的商人拿起自己的毛巾进去了。简单聊了几句，那个瘦学生就在床的左侧睡着了。不到 20 分钟，商人也出来了，坐在床边擦拭着身体，敦促孙海笛和胖学生去洗。

孙海笛先进去了，打开喷头，一股清新的暖流从头顶滑过全身。啊，真是太舒服了。头上打了两遍香皂，擤了擤鼻子，但不敢用力，大力所带来的连带耳膜的刺痛感，让孙海笛不由自主地打了几个冷颤。脸上的油在打过 N 遍香皂之后去掉很多，仿佛又



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这让孙海笛基本把旅途的疲劳和飞机上的不良反应远远抛到脑后，精神很多。

从卫生间出来，看到瘦学生和商人一左一右睡在床上，胖学生从椅子上起来，进去冲凉了。孙海笛简单擦拭着身上的水珠，脑子里却在思忖着接下来干什么。想坐着睡会儿觉，可又睡不着，索性穿好衣服和鞋子出去散散步。

绕过别墅式的走廊来到大厅，前台有个职夜班的小伙子，属于 handsome 那种，印巴族的后裔，棕黑色的皮肤，高鼻梁，大眼睛，敞开的衣领处显露着浓密的胸毛。孙海笛走上前打了个招呼，接着便和他聊了起来。这个小伙子叫 John，本地人，24 岁，在这家酒店做 Commercial。John 很热情开朗，介绍着酒店的一些情况。

这是一家海边三星酒店，院子内种着些热带植物，有香蕉和芭蕉树、木瓜树、凤凰树、甘蔗，还有几种兰花。在靠近院子的一边有两座游泳池，里面的水清澈见底，其中一个池子的水已经和泳池的边缘齐平，另一个只有一半。沿着泳池平台的台阶走下去就来到海边，不，应该说是印度洋的边上，大概也就不到 50 米的距离。

在水边停着几艘船，有划的小木船，也有汽艇，估计是为游客服务的。深夜里听到的只是海浪拍打着沙滩的声响，漆黑空旷的天空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不敢向海滩边走去，仿佛随时都有可能从海洋里冒出只怪兽将其吞食。但此情此景却无比适合一对恋人，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女生的软弱才得以淋漓尽致地表